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
第二十回 霞洞酒杯盟足足二女同逃 竹山醋碗敵香香眾姬齊鬧

足足更生既誅了金毛洞三寇，取路向夷庚鄉進發。才至白藤嶺下，忽聞金鼓吶喊之聲，後面塵頭大起，有軍追來。問降軍追來的何軍，降兵曰：「紫霞洞有三個尼姑據住：一名小智，是入地鵬的妹子；一名大智，是飛天豹的妹子；一名無智，是三界魔君的妹子。這三尼據紫霞洞，原欲與金毛洞作犄角之勢的，今見滅了三人，多分是起兵為哥哥報仇。」足足謂更生曰：「咱們一發滅了三個妖尼，平了紫霞洞才回。」遂將軍兵擺列白藤嶺下，以待來兵。原來無智的母親列氏，是小夷庚人。曾隨母謁外家途中為惡獸所逐，母女同墮深溝，性命呼吸，會更生獵於野，射殺惡獸，將無智母女救起，因認為姊妹，自後稍稍往來，常呼更生為恩姊。是時，更生橫著槍當先出馬。來軍約有四五百人，一字兒擺著，門旗下三個尼姑皆不滿十七八年紀。一個黃衲衣的，正是無智。光著圓圓的頭兒，手提一百環禪杖，薄眉細眼，桃花臉色，嬌滴滴兩個微渦。足足歎曰：「好個美人兒為何做了強盜。」尼姑降卒曰：「左邊綠臉紫衣的，名大智；右邊黑臉白衣的，名小智。這兩個臉色雖奇，皆柳眉杏眼，圓准絳唇。有嬌媚容，無兇悍氣。騎著的皆豬首鹿身，不知何名。」指問降卒，降卒曰：「此獸名耿純，是紫霞洞產的，進退緩急皆如人意，不用鞭捶。」言未已，只見更生在陣前簽柱曰：「賢妹別來無恙，久不相見，今帶兵追殺為姊的，的是何故？」無智在耿純上問訊曰：「貧尼自別恩姊時時思念，不知為甚得罪恩姊，害了貧尼三個哥哥性命。」更生曰：「實不知這三個就是賢妹及兩位師兄的俗家哥哥。只因你哥哥盜了足足娘子兩個死虎，追尋到此。你哥哥出言無禮，刀箭之下本是無情，故一時傷了性命。賢妹縱念當年活命之恩，既出了家須慈悲為主，各修各的行，何苦相迫。」無智曰：「殺兄之仇如何不報，恩姊請閃開些，待貧尼殺了這悍婦，然後邀請恩姊入洞，同念彌陀。」足足聽到這裡，更忍不得揮著鎗，直衝過來。那三個尼姑，三面兒圍著足足廝殺。更生欲發矢相助，又不忍加害，只射斷大智的槍纜。大智回身便走，又一矢射中無智的禪杖，貫在環裡。無智亦虛揮一杖而走。小智側著戒刀，向足足馬下一擗，足足橫鎗一掃，誰知掃個空，小智亦走了。足足隨後趕去，更生叫曰：「娘子不要趕，由他走罷。」足足那裡肯聽，獨自一騎，揚鞭追殺。更生妨足足有失，只得揮軍隨著足足又追了十餘里，那裡趕得上。足足駐馬問更生曰：「這紫霞洞端的在那裡？聞有許多寶物都是洞中產的，咱們何不殺進洞中擒了三尼，採些寶物歸獻莊公，博個笑話兒。」更生曰：「由他罷，他們三個本無仇讐，何苦定要擒他。」足足曰：「不擒他也罷，只要往那洞中看看。眾軍誰識這路？」一降卒向北邊指曰：「過了這坡坳，沿怒龍山而左，便是紫霞洞。」

足足引著眾軍，轉過怒龍山。但見紫霞鬱鬱，不知何處是洞。足足揮著鎗，衝開霞光，尋那洞門。誰知那霞過了正午，重重疊疊的釀起來，向前惟有紅綃滿眼，回顧只覺五色迷離。欲回馬時，南北東西都失去向。正在驚猜，忽聽得喊聲四起，又不見一人。一個人舞著鎗，左衝右突，不覺得撞下馬來，霞堆裡被人綁得牢牢的，掙不脫。但聞有人叫曰：「兩個都綁住了。」被人牽進洞門裡面，一些兒霞光沒有。遙望最深處，如髻如眉如屏如閣，疊嶂層巒，翠微無際。洞門內，左邊一院，正是三尼的巢穴。推進去時，見更生亦縛在這裡。無智坐禪椅上喝曰：「你平時倚著顏少青的勢欺壓莊鄉，斷人手足，今日被擒，更有何說。」足足曰：「咱被霞光罩住了眼，故此吃虧。量你這鳥尼，有何本事，卻在這裡做強盜。強盜做尼姑，猶可說也，尼姑做強盜不可說矣。」無智大怒曰：「你再說一句時，先拔你的舌，然後尋著顏少青拌命。」足足呵呵的笑曰：「你害娘子時，不爭你只是尼姑犯殺戒，那有好結果。你動了淫心，欲尋顏公，只怕顏公不要你。」言未已，只見那綠臉的尼姑從裡面走出來，大叫曰：「這人殺不得。」遂將足足帶至一處釋了縛，問曰：「娘子妙齡十幾？」足足曰：「咱十八歲，問咱怎的？」那尼姑拜將下來，叫一聲師姊，怒俺得罪了。足足拉他起來曰：「師兄何人幾時認得咱。」大智曰：「我師顛和聖姥曾將兩頭鎗漏景刀授娘子，娘子忘之乎。是俺與娘子皆顛和之徒也。我師又曾道俺終非出家人，囑俺見娘子時便隨娘子去蓄了發，佐顏公平定笏山。前兒見娘子的鎗法，知是俺教門中人，故此讓娘子追來，不傷娘子。如不見嫌，願拜姊妹。」足足沉吟著：「草坡授鎗的事，並無一人窺見，他如何得知。」又記起學他的技與貧尼無異，數語，不覺大喜。曰：「師兄即大智麼，不圖此處相會。量師兄年紀未必長似咱。」大智曰：「少娘子一年，十七歲了。」於是又互拜了幾拜。使人備齋供設房中，與足足敘飲。曰：「更生娘子是無智恩人，他們自會款待。」足足領之。酒闌各道平素。是夜，正八月中旬。明月麗天，下方的山水草木，映照如畫。大智收拾愛好的物，纏在腰際，帶足足連夜偷出洞門，又尋著鎗刀鞍馬交還足足，自己亦提槍跨耿純，一對兒踏著月影投南而去。

足足沿路招集殘兵約得七八十人，天明時又有一隊女兵追上。復整隊伍，取路直回桃花鄉。比到桃花鄉時，那金毛洞的虎皮、金銀早有夷庚鄉的鄉勇送至。足足引大智拜見連錢，備說前事。連錢恚曰：「失了更生如何見得莊公，你們逃走偏丟了他，是何意思。」大智曰：「若驚動更生娘子時，便一個也逃不脫，況更生娘子與我們的師兄有恩，必不加害，只是歸遲了些。」連錢沒奈何，只得辭別云云夫婦，令秋娥點齊軍馬，奉母親回竹山。